



山顶洞人

SHAN DING DONG REN

凌翼◎著

为乡村造像，是凌翼一贯的做派。这些人物本身就是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得来，因此，描绘起来尤其生动、鲜活……



山顶洞人

SHAN DING DONG REN

凌翼◎著

为乡村造像，是凌翼一贯的做派。这些人物本身就是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得来，因此，描绘起来，尤其生动、鲜活……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顶洞人 / 凌翼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 9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58 - 8

I. ①山… II. ①凌… III. ①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1143 号

山顶洞人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凌 翼著

出版人: 吉西平

责任编辑: 刘仕杰

封面设计: 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 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 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~ 3 000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58 - 8

定价: 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生命在鲁院

李一鸣

鲁院，一个神奇的所在。一个小院，隐在十里堡；一座小楼，藏于芍药居。居于大都市，却没有豪华，缺乏轩敞。但在多少作家心里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，故乡般温暖。为她而来，跋涉千里；从此而去，频频回眸。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。时间万水，空间千山，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、情感美化、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。鲁院，意味着单纯、纯粹、青春、美好，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、文学栖居的远方。从与她结缘那天起，“鲁院”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“情结”。回望，相忆，引颈，怅惘，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。

在鲁院，他们经历着，思想性引领，底蕴性打造，研究性学习，创新性研讨；他们坚守着，明净的价值自觉，明晰的精神秉持，滚烫的心灵追求，深沉的文学担当；他们发愤着，孜孜不倦、兀兀穷年的阅读，沉浸浓郁、含英咀华的涵泳，博考经籍、撷华摘艳的覃思，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交心，且行且思、且珍且惜的实践，投身生活、扎根实际的体验，吟安一字、拈断数须的磨练；他们享受着，思与思的碰撞、诗与诗交融、传统与现代的对接、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，拒绝知识性傲慢，呈现平等性亲和，力行研究性对话，达致成长性提高。

在鲁院，他们，阅读先人著作，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，追远溯源，捕捉远古的回音；披览当下文丛，沉潜涵泳，如鱼在水，探寻未知的秘境；清夜独坐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笔、一纸、一键盘、一屏幕，一腔心绪，一幅剪影……

在鲁院，他们步入精神世界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。

美在品位。一个人抛却物欲，远离浮躁，沉下心，稳住神，坐得住，学得进，写得沉，不论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还是烈焰炽炽、热风难耐，潜心攻读，养性修身，自是一种境界、一种修炼、一种品位。灯红酒绿，太醉；香车美女，太俗；追名逐利，太累；鸡毛蒜皮，太碎。只有读书写作，最好、最妙、最美！

美在享受。读书写作，拍案而起，击掌而坐，捧腹而笑，抚掌而哭，扞胸而问；为之歌、为之舞、为之泣、为之诉；找到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己；寻回真情、真意、真志、真理；使人生得其所、生活充实、生长快乐、生命美丽。书人默契，会心而悦，读书写作真好！

美在进向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写到深处最有味。读自然，一朵花上见命运，蓬松白云有人生；读社会，红尘滚滚藏清明，关系交织蕴涵深；读人心，大海般喧腾，密根般纠结，一个针眼，穿过八级大风；读佳制，形象上入心，理论上入脑，全局上着眼，细微处体验，读出语言、读出情感，读出哲学，读出诗性。读书，可救急；写作，能救命！

于是，读书写作，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、生活追求、生命状态。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(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)

C 目录
Contents

白果青，杨梅红·····	1
山顶洞人·····	15
乡村惊雷·····	37
吊 桥·····	45
春天的纺车·····	55
一片落叶·····	63
马桶事件·····	74
橘园，橘园·····	91
替罪羊·····	136
后 记·····	197

白果青，杨梅红

一

突然，外面传来一阵呼喊：“着火啦，着火啦……”

大家丢了酒杯，往门外跑去。郭婆婆站在高坎上喊着：“快……着火啦……快去灭火……”

原来，白马寺腾起了一股浓烟，着火的消息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。

大家朝白马寺奔去，只见火势正猛，像一只大火笼一样，老远就烤得人冒汗。梅白花在火场周围追打着住持，嘴里嚷着：“你走，你走，走得远远的，不要到这个地方来……”

住持的女客人裹着一床被子站在火场外，还瑟瑟发抖呢！这个大热天裹着被子的人，肯定光着身子。梅白花追打累了，望着熊熊的烈火，哈哈大笑起来……

火不用救，因为房子不大，加上又是木料做的，等乡亲们提着水桶来救时，已经烧得所剩无几了。房子是白二郎搭的，现在梅白花一把火烧了，也就没人追究。

何况纵火者是个精神病人呢！

只是，梅白花为什么要去烧这个寺庙，还把住持追打得狼狈逃窜呢？

这有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不过，这一把火，竟把白马寺的住持给烧跑了。那张伪善的脸再也没出现过。

白二郎从此也没提修葺白马寺的事。梅白花还是跟以前一样，烧白马寺的事，她恐怕早就丢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渐渐，白家垅里也有了一种传闻，说白马寺的住持原是个老色鬼，肯定占过疯女人梅白花的便宜。绯闻是流传最快的小道消息，几乎人人都知道了这件事，尽管它不一定真实。

二

天刚亮，几块巴掌大小的田丘上，走着两个身影一般高的男人。熟悉的人一看，就知道是白二郎和小卒，他们是父子俩。

那棵大梨树前面就是老屋场了，一黑一黄两条狗，卧在屋檐底下，远远地吠了几声；等白二郎和小卒走近，就又将头伏在前腿上，像没睡醒的样子。这块地方稍平坦，有两块大田。沿着田塍走，前面就是泉水潭，老屋的人都在这洗刷挑水吃。小路掩在茅草当中，白二郎直接趟过去，就来到了山窝口。

从这里笔直上去，就是天花井。当年朱元璋、陈友谅在鄱阳湖鏖战时，朱元璋的军队被围困在这个叫天花井的地方，由于久被围困的军兵没有水喝，眼看寨子就要不攻自破，朱元璋急了，抽出宝剑仰天长叹道：“苍天啊，你难道要灭的是我朱元璋吗？”说完，愤恨地将宝剑朝地上一插，奇迹出现了，一股甘霖般的水柱顺着宝剑喷射而出……

白二郎时常这么想，朱元璋是真命天子，苍天自然是护佑他的，世界上的一些不可理喻的奇迹往往是这些大人物创造的；只有他们这些小人物，整天为了一张嘴，还忙得屁打呼。

天花井山顶上现存的三口井，一口是清水，一口是浑水，还有一口是用来养鱼的……据说，很快就要修一条公路直通天花井，在那里成立

国家级森林公园，周围十公里的地盘，全划归它管辖哩！那样的话，自己的这片山也就保不住了。

两人来到山上，远远地就看见一片殷红点点的云彩，有一股口水在喉舌间汨汨地流淌。小卒像猴子一样蹿上了一棵树，看见那红得可爱的杨梅就摘了往自己嘴里填，连骨头也不吐哩！

“你狗日的，快摇！”

小卒这才想起父亲在树底下，就抓住两枝树丫撼摇了几下。杨梅像雨点儿似的哗哗落下来，有几颗“噗噗噗”砸在父亲的白布衣上，印出几个红点儿来。

白二郎弓着腰，鸡啄米似的专挑那些红得可爱的杨梅拣进篮子。一袋烟的工夫，就拣了满满一腰子篮杨梅。他直起腰，打算收工了。小卒还在树上，专挑那些个儿匀称的吞吃哩！

“你狗日的吃够了吗？我要回去了，你慢慢地在树上吃吧……”

“吃得牙都酸了，不吃啦。”

小卒攀着一枝树丫子，一晃悠就下来了。

三

两人又出现在山窝口了。远远地望去，只见白家垅里东一丛西一丛地升起了冉冉的炊烟。眼前老屋的黑瓦上，也有两股青烟浮动着。

自家的烟囱还是冷冷的。

白二郎的婆娘梅白花，自从精神病发作以来就不再下厨房了。

十几年前，梅白花在野猪岭砍伐了自己山上的一棵杉木，碰上森林派出所巡山的黄鼻子，硬说梅白花盗伐了国有林场的树，拦在山腰上，没收不说，还要罚款。梅白花看争辩无效，就讨饶起来，黄鼻子“嘿嘿”冷笑几声，就对梅白花动手动脚起来，几下就把梅白花摔倒在地。梅白花来气了，就在黄鼻子的手臂上重重咬了一口。黄鼻子疼不过，抓了梅白花的头发就往树上碰……然后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骑在梅白花的

身上撒起了淫威来。

黄鼻子从梅白花身上爬起来时，梅白花抱着头在地上打滚不止，吓得黄鼻子慌不择路地逃离了现场。梅白花后来手舞足蹈，嘴里不知念的是什麼，反正，赤身裸体就跑回了家……

白二郎知道有人在山上对自己女人下了毒手，很快报了案。可十几年过去，还是一桩悬案。

如果梅白花脑子是清醒的，一指认，那个天杀的也就不会逍遥法外了。但白二郎领着她在市里和省城花了不少冤枉钱，也没能治好她的病。

梅白花能干不说，她的姿色在整个白家垅里也是数一数二的。当年，白二郎和梅白花在白家垅里是人人称道的角色。这不仅因为他们勤劳，还因为他们的福分，小卒十二三岁就帮衬着从大路上挑砖上来，盖成了这栋当时最为时新的红砖小二楼哩！

可好景不长，两年后，就出了梅白花这件事。

一个家里的主妇成了精神病，这个家能好到哪里去呢？从此以后，家境每况愈下，白二郎只好认命了。

好在小卒也像山坳里随地冒出来的树一样，很快就长成了大人。小卒都二十四五岁了，如今焦心的是还没成家。也难怪，孩子当年都没好好读书，窝在家里，除了种那五亩六分田，就没啥事可做了。虽说儿子长得结实魁梧，但人家姑娘怎肯嫁到一个精神病人家里做媳妇呢。要是儿子另有本事自立起来，那又另当别论，可偏偏这个家伙在白家垅里有了恶名声，那就是——懒！

说实话，那也不能单纯怪孩子，这山坳里本来就那么几亩地的活，在孩子小时，白二郎和梅白花不也忙过来了吗？而今家里又添了个大劳力，不就显得没事可做了吗？这懒的名声其实有些冤枉。怪只怪自己当年没送他好好上学，就像白家垅里白驹的二闺女白玫，现在是厦门大学的什么什么博士啦……而今这个社会，没有文化吃不开啦！

没有文化只能卖苦力，白二郎好不容易把小卒弄到国棉二厂学铣工，可小卒呢，干了几个月，就罢手不干了……白二郎到现在也替小卒

惋惜呢！要是一直干下去，现在也差不多出师了。

小卒烧着灶火，白二郎热了昨夜的现饭现菜，正吃的工夫，梅白花踢踢踏踏地下了楼。

梅白花嘴里不停地蠕动着，十几年了，不用说白二郎和儿子，就是整条白家垅里的乡亲，都已经习以为常了。

她除了嘴上自言自语，手还不停地在身前划动。

“走开，走开，你不要碰我！”

这些年来，梅白花就会说这一句话。庆幸的是，家里来了客人，梅白花并不动手打人或做出别的什么举动来。客人只是不用理会她就可以了。

四

白二郎准备到市里四娃子家去扎钢针。白二郎的一条右腿，风湿疼了四五年，一下水田更加见功。过两天就要栽插晚禾了，腿不治治咋成，难道站在水田当中打摆子吗？四娃子是他年轻时歃血为盟的兄弟，会点子跌打损伤的推拿功夫。给钱他是不会要的，送上半腰子篮的杨梅，他肯定不会推辞。

白二郎半瘸着到了大路上，他坐在田埂上等拐的，抽了一支烟的工夫，就听见垅口处有拐的隆隆地驶过来了。很快，拐的就来到了他的面前停下了。白二郎没起身，他要等拐的掉头哩。

拐的里跳出几个人，看穿衣打扮就知道是市里的。

“哎，你上街去呀？不成，回去，回去……”原来是四娃子领了一班客人来了。

“我正要到街上去找你呢，没想，你倒来了。”白二郎笑道。

“还是风湿呗，没事，我跟你扭扭……”四娃子说着，指着身边的一个客人介绍说：“这是我跟你谈起的作家老铁。你们可以拉呱拉呱！他要寻找一些创作素材哩……”

老铁身边站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，长得机灵秀气。这是老铁的女儿无疑了。

白二郎拎起被毛巾覆盖的腰子篮，领着客人朝自己家里走去。在一个山垭口，白二郎指着垭里的空旷处说：“这里原是一个古寺，叫白马寺，前两年，我领了儿子们开垦出来的……”

老铁好新鲜，跳上土坎，要去看看。白二郎先回家准备迎客去了。

四娃子就同老铁走进了古寺。说是古寺，却是一片荒地，现在被砍伐出来了。场地的正中有一栋小舍，里面供着几尊菩萨的牌位。

几支香火在香炉里冷冷清清地飘逸……

临时的偏殿里踱出个五十多岁的老人，看来他就是这个寺里的住持了。偏殿的床榻上还躺着个水蜜桃似的女人，不知是病了还是没有起床哩？

古寺毁于二十世纪那场风暴，现在能找到的只是一些断墙残垣。老铁拣了一块瓷器的残片，刮去上面的泥土，还有清晰的字迹呢——“永丰”。

“这里随便挖出一块瓦片来，保证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呢！”

“把它带回去考证一下……”

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

这里唯一的文字记载可能要算那块碑文了。上面简略地记载了这座古寺的历史，但要戴了老花镜才能辨别清那些字。老铁只依稀从石碑上读出了“白马寺”几个小字。

“按说，这么久远的寺，肯定有塔林喽！”老铁说。

“有呀，我领你们去看看。”住持说。

住持领着他们参观的是早已沉睡了的和尚坟墓。住持对这个古寺还有些研究，他竟能讲出白马寺的来历。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些古老的传说，突然，小女孩的眼睛被一树鲜红点亮了——“看，杨梅！”

大家随着她的手指望去，果然一树绿叶掩不住星星点点的红。大家撇下住持，朝那树杨梅奔去。老铁与住持拱了拱手，住持说了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就回去了。看他走得急切，老铁想起了那床榻上的水蜜桃来。

这群人成了杨梅的崇拜者，大家都弓在地上兴奋地拣了起来。老铁逞能，像只猴子一样几下就攀爬到了树上，本来地上已有一层熟透的杨梅，他还是在树上摇了几摇。这树杨梅太丰硕了，轻轻地摇晃，地上的人立刻叫了起来，杨梅像冰雹一样砸在他们的背上，直把他们砸得哇哇大叫。老铁在树上哈哈大笑，原来四娃子的白衬衫被杨梅砸得嫣红点点，像经过大师的手绘过一样；笑过后，也就不管不顾，坐在树上吃了起来。

小女孩看见爸爸在树上的高兴劲儿，就在树下嚷嚷道：“爸爸，我也要上去！”

“好吃，真甜！”老铁不理睬她，连声赞道，然后唧唧呀呀地唱起歌来。

五

白二郎的家门口，摆着三只大晒盘，那是四娃子采的白果和白果叶子。白果叶子可治癌、心脏病、高血压……白果可治肾亏……

老铁看到这些药材，就知道四娃子是这里的常客了。

白二郎把客人迎进房里，梅白花端了一盆衣服在门口的水洼里洗。起初客人们都不知道她有精神病，就站在她旁边洗手抹脸，但一会儿见了她独自言语，搓了两下衣服又放下，做着她十几年习惯的动作，手在胸前不断地划动，客人们就疑心起来，老铁问：“怎么啦？”见她不理睬，才想是碰上精神病了。当听白二郎说，她不打人骂人时，大家就放心了。

坐了几分钟，四娃子搬了一条板凳横在客厅当中，叫白二郎坐了，撸起裤脚，擦上烧酒，给他按捏起来。四娃子会点子推拿，这会儿就用上了。大约十几分钟的工夫，白二郎因为四娃子的手捏得有些痒，就唧唧呀呀笑个不停。捏完了，小卒回来了，他到白家垅里赵寡妇的小店去驮了一扎啤酒来。是白二郎吩咐他去跑腿的。老铁对白二郎赞了句：

“小伙子长得真棒！”

四娃子也说：“这么帅气的小伙子，只差讨个媳妇了！”

白二郎替小卒害臊地说：“是呀，白家垅里的姑娘谁肯跟一个懒汉过呢？”

“白家垅里姑娘恐怕不多吧，那就到外面找去。到广东去打工的话，很容易就能带一个姑娘回来，真的，我一个表弟就是这样找对象的……”老铁说。

“不出去也行，到时我们把这一片荒山开垦出来，种上白果树。白果树是国宝级的树种，我们栽种一批，到市里去推销，城市绿化肯定用得上……我们也能发一笔财哩！”四娃子指着门前的一片茅草地对小卒说。

“这是好主意！”大家附和说。

小卒领着这伙人又一次上了山，走到那棵大梨树下，老屋场一黄一黑两条狗就狂吠起来。吓得小女孩慌忙躲到父亲的背后去了。老铁做了个下蹲的样子，狗们就夹着尾巴退缩了回去，但叫声依旧。

一个中年男子在犬吠声中走了出来，跟四娃子打招呼，原来他是小卒的叔叔。

“今天，我叔领你们上他的山上去采杨梅，我家山上早晨采了一回了。”小卒说。

中年男子领着大家朝山上走，没多久的工夫，就见了杨梅树。于是停下，大家散开，围着杨梅树在地上扒拉着。

小女孩突然喊起来：“爸爸，看啊，花！”

“什么花？杨梅花吗？”老铁头也不抬地问。

“那不是杨梅花，那是梔子花哩！”四娃子说。

“能看到杨梅花就好啰！杨梅花就像仙女一样，只听说过，却从没有人见过哩！”四娃子接着又讲了起来，“这儿有个传说，从前，有个穷小子爱上了一个财主家的闺女，财主说：‘你若能采到杨梅花给我们看看，就把闺女嫁给你。’其实，财主只是要捉弄他，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杨梅树开花。穷小子却不这么看，哪有不开花就结果子的事哩？”

他不相信杨梅树不开花。一到时节，他就守护在杨梅树上，白天守了，晚上守……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可等到杨梅都结果了，他也没看见花……他还是不死心，想，肯定是自己打盹的时候，杨梅花开过去了。第二年，他想了个办法，用绳子吊着自己的头发，一打盹，头发就揪醒了他。他终于看见了杨梅花，那是一种跟针尖差不多大小的白花……他捧了那花去找心爱的女人时，却再也不见了那栋财主家的房子。看看四周，好像从来就不曾有过那么一栋房子似的。正当他发愣的时候，远远地涌过来一片白云，他仔细一看，却是一群羊。羊群后面走着个姑娘，像仙女一般……那姑娘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个财主家的闺女……不用说，闺女嫁给了他，那一片白云似的羊群就是她的嫁妆……”

小女孩一心地听着故事，忘记了拣拾地上的杨梅。

这里的几棵树都不如白马寺那里的丰硕，另外杨梅的个儿和成色也要差些。

老铁打趣地说：“太红熟了也不好，容易烂。拣一点儿青的回去，正好浸酒……”

老铁爬上了树，攀住树枝撼动起来，“噼里啪啦”杨梅掉落的声音，也没有白马寺那棵树的密实和好听。

大家看地上也拣干净了，就又从来路回去。在路上，有人作惊呼状，一条百足虫把小女孩吓得哇哇大叫。

四娃子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我还巴不得是蛇呢。等下看看我们有没有口福，我捉一条蛇来给你们尝尝……”

老屋场的狗老远就吠起来，里面走出个老太婆，望着走在头里的老铁说：“是小卒吗？”她可能是老眼昏花了，老铁还是把篮子放下来，问她是不是吃杨梅？好半天，老太婆才搞明白自己认错了人。最后走近了，指着人丛中的小卒说：“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娘还是我带大的呢。你都忘本啦，这个天杀的……”

四娃子在篮子里捧了几捧杨梅放在老太婆的围兜里，也说：“是呀，郭婆婆年纪大了，上不了山啦，应该拣一点子杨梅给她吃。”

郭婆婆还在责怪小卒：“看看，还不如外人！”

大家忙问小卒：“老太婆怎么把你娘带大的？”

小卒不答，大家也就不再问了。

大家沿着小径，走出梨树的阴影，太阳给每个人重新造就了一个影子，追随着自己的脚步，不消多大工夫就到了白二郎家。

六

水洼里的流泉叮叮咚咚响着，小女孩弯下腰去勾了几把水撒在自己的脸上。老铁在她屁股上拍了两下，也自顾自地洗了起来。

一直在家里忙于烧菜的白二郎还打开客厅的吊扇，让风轻浮地荡漾起来。

老铁抬头望见楼板烧了两个黑洞，白二郎说：“那是疯女人烧的，我和孩子都出门去了……要不是老屋里的郭妈带了几个妇女赶来扑灭了，我们全家就要去流浪喽……”

四娃子和小卒拿走了桌子上一堆搁了很久的东西，两个人合力把桌子抬了出来，摆上条凳子，准备开席。

“还有多久吃饭哩，我们去看看白果树吧？”老铁来时就听四娃子说这附近有一棵千年白果树，那可是国宝呀！

“好啊！要不了几分钟，早点儿赶回来吃饭。”白二郎也赞同。

于是，阳光下又多了一行人的影子。路在梨树底下就分岔了，虽然小路被繁茂起来的草遮掩着，大家还是很有兴致地翻过了一个山坳，远远地看见山那边隐隐约约地现出村落的样子来。小卒指着一棵华盖如云的树说：“那就是白果树！”

众人绕过几块丘田，穿过两户人家，前面现出一片开阔地来。那棵足足要十个人才能合抱住的千年古树就站在那儿了。

这的确是棵受人尊敬的老树，就连卧在树根旁的一头老牛，也深沉得像位哲学家。老铁骑在牛背上，让自己女儿拍了一张照片。

老树虬枝，大家纷纷散落在大树的丫上，老铁轮换着给大家照

了相。

几个老农远远地望着这帮客人，看着自己家门口的大树让他们哇哇欣喜的样子，脸上的表情也像老树一样慈祥起来。

人老掉牙，树老空心。古树也逃不脱这个命运。树虽然老，却结了密密麻麻的白果。果子还是青的，但大风刮来，就会有枝丫断落，地上就撒满一层让人痛惜的青皮果子。

“这可是上好的药材呀！这树连叶子都是宝哩！”四娃子说。

于是，大家就拣那果子，准备带回去做一味药哩！

古树就像一栋老房子，里面空空的，大点儿的洞口是门，小点儿的洞口像窗，里面有大火烧过的痕迹。四娃子说：“这是雷火烧的，老早这里面住着一条大蟒蛇，不知怎么它触怒了老天，一个闪雷劈来，蟒蛇在树心里面烧了起来……”

“这么大的蟒蛇，肯定要吃人啰！”小女孩好奇地说。

正在大家唏嘘感叹时，白果树下有一位用草帽当扇儿扇的老农纠正道：“不是雷电劈的，是个懵懂牙子放火烧的……”

“这里以前有个怡红庵，跟山坳那边的白马寺差不多年纪，白马寺没了，这个怡红庵也就毁了……”老农又说。

怡红庵已经不复存在了，但见证它的老树还在。要是老树能够开口说话，那么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故事就不再是谜了。

老铁问老农道：“这里有会讲故事的人吗？”

老农摇头。

大概那些知道红尘秘密的人都已经谢世了。

七

大家沿着来路回去，因为有一顿饭牵扯着他们。

桌子摆上来丰盛的菜，看不出白二郎还是一位出色的厨师。看那色相，就知道这些菜的味道差不到哪儿去！